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 第十二卷 雪憤恨外國草文 善反覆小人花面

詩曰： 雄名義詞耀殊方，豪傑由來不可量。
卻笑世人無具眼，偏從轉盼起炎涼。

卻說常奇所遇騎鹿女子，不是別人，就是那華光國裡一個公主。那華光國四面有千餘里廣闊，國富兵強，依山為險。山中多產白鹿，其大如馬，可作戰馬之用。那國王止生一子一女。其子尚幼，已立為太子。其女年已及笄，母親產他時，夢明月入懷而生，因指月為名，叫做月仙公主。不但姿容美麗，又聰慧異常，且才兼文武，能使兩口寶劍，番將中無能敵其勇者。國王愛如掌珍。國中大事常聽其裁決。幾次欲為擇配，怎奈國中沒有配得他的人。別國來求親，公主又心中不願，所以蹉跎歲月，未得匹耦。他聞中華文物之盛，甚有仰慕之意，時常借出獵為由，到關津界口往來窺探。凡守關將吏，並關內百姓，有出關行走的，多被他掠入國中。因便習了中國語言，又能通中國文字。那一日正出來遊獵，恰遇著常奇，他見常奇接箭打彈，甚有武藝，卻又是內侍打扮，遂呼近前來，問其姓名，為甚到此。常奇道：“我雖冒頂內侍平易姓名，其實不是平易，也並非內侍。我本姓常，名奇，江西人氏。幼曾讀書，深通文墨。後來棄文就武，中過武舉。不幸犯罪在逃，權時嘯聚山澤。因念山澤非英雄久棲之所，中國又無可安身，故發憤自宮，變相改妝，冒作內侍，假托採辦為由，賺過關津，欲向殊方異域，建功立業，展我生平大志。今日幸得與貴人相遇，未知能識拔英雄否？”公主聽了，笑道：“說得好大話！你們中華人都言過其實。我才見你手腳兒雖也快便，只不知果然有大本事麼？”常奇道：“若問我本事，不是誇口說。捻著一管筆，蘸著幾點墨，隨你要做甚文字，可倚馬而待。若拿著刀槍弓箭，騎著快馬，雖百萬軍中，往來馳驟，如入無人之境。”公主道：“據你這般說，是文武全才了。我華光國中，最肯招賢納士，我便是本國的公主。你若果英雄，我當薦引。但你的武藝，我雖略見一二，也還未全試。至於文墨，口說無憑，你可隨我到國中去，見我父王，面試一番。果係奇才，即便重用。”常奇謝道：“若得公主引薦，深感知遇之恩。”說罷，便上了馬，雜入番將隊裡，隨著公主，一齊回騎。來至那華光國中，到得國門，看那地方形勢十分雄壯，城郭完固，城門上有許多兵將，森森排列。城內百姓們攘攘往來，且自熱鬧。常奇暗想道：“不料化外荒遠之地，卻有這一個大都會，竟與中華氣象相去不遠。”有詩為證：

極目荒寒處，俄然有路通。
建牙窺勝概，帶巾見英風。
城郭依山固，人氏上國同。
小邦堪借力，遠連綠林中。

當下公主引常奇入朝門內，參見國王，把常奇所言一一奏聞。國王遂宣常奇上殿，給與紙筆，先試他文字，即命公主出題。公主指所乘白鹿為題，要常奇作賦一篇。常奇援筆立就，語皆精工，中有數聯警句云：

白者非馬，素衣宜孔子之裘。角者非牛，荒服備姬王之貢。光比充庭之鷲，指之則在獐邊。色似入關之魚，分之則有蕉夢。靈台詠其濯濯，真與鶴鶴之鳥而齊輝；萍野賦其呦呦，堪借皎皎之駒而並重。依稀類虎，無異蓐收之神；倣佛疑麟，可作終軍之頌。

公主看了，大加稱賞，啟奏國王道：“他自誇文才，果非虛語。至其武藝，孩兒已見他接箭放彈，兩般都妙，但未見其全技耳。”國王道：“且待明日再試他武藝便了。”當日賜與筵宴。次日，國王與公主引著許多番兵、番將齊集教場，召常奇到來演武。常奇抖擻精神，放出平生本事，乘著番馬，好像騎熟的一般。于馬上放箭，無不中的。至於槍、刀、劍、戟等器械，般般演使，盡皆入妙。國王與公主俱大喜，眾兵將也都嘖嘖歎服。國王宣常奇近前。問道：“卿具文武全才，如何不能得志，至於闖割？據你說犯罪在逃，發憤自宮，不知你所犯何罪，可與寡人言之。”常奇遂把自己犯罪的緣由細細陳奏。公主在傍聽了，奮袖而起，奏與國王道：“常奇為母舅報仇，可稱義士，他母舅為方孝孺而死，也是個正人。孩兒聞聞燕邸興兵，建文遜國，靖難之役，屠戮忠臣，極其殘酷，人心甚為不平。今若提師入關，直抵冀北，申明大義，以紓眾憤，有何不可？”國王道：“此誠快心之事。但恐兵微將寡，力不從心，為之奈何？”公主道：“自古云：千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今有常奇為助，既可畫策運籌，又能摧鋒陷陣，若使孩兒親統大兵，而以常奇副之，何患眾寡不敵？”國王便依公主之言，即日拜常奇為元帥，管轄眾番兵，輔佐公主出征。又在教場選兵練將了月餘，然後擇日起行。常奇奏聞國王，自改其名為常更生。引軍旗上，大書“華光國元帥常更生”。公主在後，常更生在先，統領馬步士卒共十餘萬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前來。

不則一日，來至關津界口，時值靈雨連綿，人馬難進。常更生叫且安下營寨，等候公主大隊人馬來到，商議攻取之策。公主便要打關，常更生道：“目今天降淫雨，人馬難行，且宜養威蓄銳，未可輕進。況吾國既興仁義之師，當先馳布檄文，告諭關中將士，使之共失忠心。若其恃強不服，然後攻打未遲。”公主依言，即命常更生草就檄文一通，于向日擒來的兵卒之內，選一個精細的，教他持檄而往。那時守關將士，因外國人寇，早已飛報各上司，隨有本處總兵官統兵，到關防禦。忽報關外有人送檄文來到，持檄文者即先年被擄去的兵。總兵官使教放之。取那檄文來看時，上寫著“華光國大元帥常更生”名字。檄中說建文君躬無失德，忽遭培難之師，致國亡身竄，遠近同悲。又說忠臣被禍，人心不平。中有數聯云：

以天潢之戚，托靖難之名，頓令天子蒙塵，遂致大宗失繼。服袈裟而袍去袞，聞者吞聲；讀楞嚴而磬懶敲，言之流涕。乾坤有恨，悲深暗雨愁雲；江漢無情，腸斷新蒲細柳。虛無金殿，恨群鳥之晚朝；想像翠華，泣六宮之夜月。蕭條長樂，寂寞昭陽。周公此來，成王安在？更痛一時忠烈，遂使十族摧殘，妻女皆入教坊，文字悉加禁斥。古人于敵國效忠之士，猶贈恤以勵眾心；今日于本朝盡節之臣，反誅戕而無遺種。德昭之死于匡義，東宮鮮被戮之官；濟王之斃于理宗，太湖無盡坑之卒。未若今茲之其慘，實為遠近所同悲。吾國雖云小邦，頗知大義。聞此傷心之事，不禁奮臂而前。今來翰旅陳師，非欲割州據縣。將求衲子于遐域，仍復正位于中朝。上慰先正先賢，用浩多方士云。

總兵官看了，搖頭道：“外方小國，怎敢出此大言？”因問來人道：“你可聽得那常更生是何等人，有何本事？”來人稟道：“聞他原是中國一個太監，前日公主出獵，遇見了他，因試他有文武全才，奏知國王，特加重用。今公主奉國王命，提兵前來，就用他為大元帥。”總兵官驚訝道：“太監中如何有此等人？他既是太監，只該出入宮禁，怎的到了外國去？好生奇怪。”遂把檄文，並錄來人口詞，飛報本省撫、按，星夜表奏朝廷。一時多傳以為異事。正是：

善變果然能變，姓常卻是非常。平易既為借用，更生亦屬荒唐。平果平乎？平而適行其險；生則生矣，生而不免于傷。遭際了月仙公主，拋撇了幽儀二娘。向為母舅報仇，誼切于親戚；今為先皇發憤，義動于往常。外邦安得有此內侍，中國又豈有此貂

璫？聞名者入耳而震震，見檄者觸目于皇皇。只道是闖官中之豪傑，那知是罪人內之忠良。

檄文傳送京師，宣德皇帝見了，勃然大怒。集廷臣會議，都道：“蠻邦無禮，宜特遣大將，出師征剿。”天子問誰可為大將，著廷臣各舉所知，以憑選擇。於是翰林院學士莊文靖特疏，保荐新襲爵的魏國公徐繩祖，堪任征蠻之事。天子想起徐繩祖為世子時，曾于御前侍衛，果然人才出眾，武藝超群；今日莊文靖荐他，誠為不謬。遂准其所奏，遣官星馳至南京，賜魏國公徐繩祖尚方寶劍一口，征蠻將軍印一顆，即日督師，征剿華光國叛蠻。詔使去後，莊文靖又糾合了眾詞臣，並科道各官，今詞上疏，為請降恩赦事。其略云：

臣等伏念文皇靖難之日，一時被戮之臣，如方孝孺、鐵鉉、景清、練子寧、黃子澄等，辱及妻孥，禁及文字，處之之法，未免過當。原其獲罪之由，不過各為其主，君子不以人發言，即使其人不正，而言有可取，猶當採錄。況彼為國捐軀，以忠義自矢者乎？先臣姚廣孝，寬文字之禁，此天下所仰望于陛下者也。至於鐵鉉等，妻女有人教坊者，咸宜赦出；其子孫有藏匿他處，未經誅殺者，亦宜宥免，或量加錄用。昔文皇曾云：“練子寧若在，吾當用之。”然則使文皇在今日，子寧等本身猶可赦可用。何況其子孫？是又不獨天下所仰望于陛下，亦文皇在天之靈所深望于陛下者也。夫漢高不殺雍齒，光武不殺朱鮪，史書稱其大度。英明如文皇，豈度量不及高光？其初動于一時之忿，厥後已自追悔，但情未即行肆赦耳。今蕞爾蠻邦，敢出妄言，毀滅先帝，誠可痛恨。然為今之計，不若先布恩詔，追復建文年號，並優恤死難眾臣之後，然後命將出師，殄彼小醜。則宇內決心，士氣百倍矣。抑臣更有疑者，外國之人，何敢狡馬思逞？或亦被戮諸臣所株連之宗族、親友，逃入彼處，遵之使然。此輩本係無辜，朝廷求之太急，致鋌而走險。今一旦見恩詔下頒，彼且幡然改圖，束身歸命，不勞師武臣之力，亦未可知也。臣等冒死上奏，仰候聖裁。

天子覽奏，隨降恩旨，追復建文年號，並復被戮諸臣官爵，存其後人，大赦天下。又傳聖旨，著廷臣于文官內舉一知兵者協同徐國公出征。莊文靖便上疏，奏稱南京國子監博士董聞，文武全才，可以委用。恰好徐國公也有表文到來，奏請董聞為參謀。天子見二人所奏不約而同，即降特旨，命董聞為監軍道，與徐國公一同征進。正是：

才向成均論文字，旋從幕府典戎兵。

話分兩頭。不說董聞加官晉秩，從軍出征。且說柴白珩自見董聞南京赴任之後，甚覺熱中，選官之興勃勃，便收拾些銀兩，再往北京。仍通司禮太監鄒龍的線索，用了好些錢鈔，得選廣州府東莞縣縣丞。要緊回鄉誇耀鄰里，一領了憑，隨即起身出京，從水路而行。當其出京之時，尚在莊翰林未荐董聞之前，及出京以後，但聞朝廷遣徐國公領兵征蠻，並不知董聞升官一事。他在路行了幾日，那一夜，泊舟河邊。月明如畫，因上岸閑步。忽遇著一個人，月光下，認得是東廠的差役，向在京師時，曾與厮熟的。白珩問他從何處來，今往何處去。那人道：“我奉差往南京拿一個人。今已拿到，要解到京師去。”因用手指著前面一雙歇下的船說道：“這就是我的船。”白珩道：“所拿者何人？其所犯何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此人是你極認得的。他假了莊翰林的書帖，到司禮監來投遞，被莊翰林查出，對鄆公公說了，因此差我去拿他。”正說間，前面船上有人招呼那人上船。那人應了一聲，回身便走。白珩趕上前去問道：“此人是誰，可對我說知。”那人一頭走，一頭答道：“是杜龍文。”白珩聽不仔細，把“杜龍文”三字認做“董聞”二字，因聲音厮混，一時聽錯，便又問道：“可是董博士麼？”那人已走遠了，遙應道：“正是杜博詞。”原來杜龍文別號博詞，恰好又與“博士”兩字相混，大家都認錯了。正是：

厮混聲音處，差訛姓與字。
龍文認做董，詞又誤為士。

說話的，那龍文、董聞，博詞、博士，聲音混誤，還不足為奇。只是杜龍文為何恰好從南京提來，以致柴白珩愈加錯認是董聞。看官有所不知，杜龍文在北京，假了莊翰林的書，騙了鄆太監；隨又假了別個官府的荐書，往南京應天府去打抽豐。為此東廠差役緝捕到南京拿獲。柴白珩不知就裡，只道是董聞被捉，滿心歡喜。回到舟中，拍手大笑。想道：“董家妹夫先我做官，何等興頭！前在我家吃酒之時還話取笑，何等驕慢！誰知今日我做了官人，他卻做了犯人。”又想到：“我初進學時，捏造口號笑我的一定是他；指使學師詐我多金，也定是他；後來我在京候選，被兩個醉漢阻隔，及把二人告到兵馬司，又是徐國公差人來討去，料也是他的所為。今日天理昭彰，有此現報。”便向僕徒們說知其事，取酒暢飲，吃得大醉，走到船頭上，遠遠指著前面歇的船叫道：“董聞！董聞！你今日不羞麼？你當初幾番暗算我，欺慢我。好個董博士，誰知也有今日！”那邊杜龍文在舟中遠遠的聽著，也因聲音厮混，認做笑他。因問船上人道：“前面是甚麼船？那叫著我名字笑罵的是誰人？”差役答道：“是你極相知的朋友柴白珩。”杜龍文聽了，恰好當初曾暗算白珩，今正合著白珩的言語。只道白珩已識破機關，故今日把他來嘲笑，又羞又惱，正是：

談笑微中，暗合適妙。
兩邊認差，可發一笑。

不說杜龍文誤認柴白珩笑他，因羞變怒，記恨在心。且說白珩次日還想要到那船上去，見了董聞，當面嘲笑。那知杜龍文的船已早開去了，不及相見，因此白珩到底認是董聞被捉。歸到家中，便把這話報與父親知道。柴吳泉道：“我說這畜生那裡有富貴在面上？他與丁推官相知，丁推官已死了；與莊翰林相知，如今又假書弄出事來，眼見得這條門路已斷，連官也做不成了；至若與徐國公相知，今徐國公領兵在外，遠水不救近火，我如今須不怕他了。”便寫起一張告示來，分付家人把去，貼在董家門上。告示上寫道：

柴衙示。照得此屋，雖係董家原產，但向曾得過本衙，典價白銀三百兩，仍該本衙管業，與董處無干。今本衙欲將此屋轉售與人，或典或租。有願成交者，經趕本衙議價立契，不得有誤。特示。

董起麟見了，吃驚道：“這屋是柴親家送還我的了。我兒替他兒子周全了犯罪罰銀之事，故以此相謝，又算賠償我以前所失之物，連原典契也送還我了。如何今日兒子才做了個縣丞，便恁般做作起來？”柴氏淑姿也道父親可笑，喚那貼告示的家人進來，問道：“我爹爹為何這等反覆？”家人道：“太老爺聽了大爺的言語，說道董爺已為了事，被捉進京去了，故此把這告示教小人來貼的。”淑姿與起麟聽說，都驚問道：“我家大爺為了甚事？這話那裡來的？”家人把白珩路上所聞的話述了一遍，淑姿大驚道：“既有此事，如何我家倒不曉得？”起麟道：“半月前南京曾有家信來，並不見說起。敢是近日的事。”正驚疑間，忽聽得門前一片聲喧嚷。起麟急出外看時，見一班人，都是軍漢打扮，又都是別處人聲口，一齊搶進門來。起麟那時，只道兒子真個為了事，如今來拿家屬了，吃此一驚不小。卻見數內一個人，懷中取出一紙大紅報單，向門上貼將起來，口中亂嚷：“報喜！賀喜！”起麟看那報單上寫著道：

捷報

貴府老爺董，欽授征蠻監軍道，同魏國公徐督師出征。
京報人 高爵、榮升等

眾人貼了報單，便向起麟討賞賜，‘太老爺’叫得連天響。一時熱鬧異常，嚇得柴家貼告示的家人踉蹌而歸。柴吳泉父子聞知，目瞪口呆，互相埋怨。吳泉埋怨兒子訛傳，白珩埋怨父親性急，連忙遣人把告示揭回，又送極盛的一副禮去稱賀，正是：

勢利面孔，如黃梅天。
忽晴忽雨，轉盼改前。

董起麟見柴吳泉父子反覆無常，付之一笑。不一日，董聞有家書寄回，道是軍事緊急，即日起行，不及歸家省親。起麟也附與平安家信，書中略述柴家反覆之事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柴白珩擇了上任吉日，別了父母，帶了妻子，往廣州府東莞縣赴任。到任未幾，忽奉本府太守之命，差他解送軍餉，赴徐國公軍前交納。原來徐國公領軍出征，奉旨將南粵一帶地方應起解的錢糧都撥充軍餉。為此廣州知府特差東莞縣丞柴白珩解餉前去。你道這個苦差為何偏點著了柴白珩？原來是杜龍文指使的。龍文前被東廠差役拿獲解京，卻于半路舟中把差役灌醉，乘夜脫逃，遂挈家奔到廣州府，改姓名為土尚文，投托一個相知，叫做列天象。那列天象就是列天緯的兄弟，向年也曾到河南來，與龍文廝熟，今現為廣州府吏員。龍文投在他門下做個貼寫的書手。恰值知府為解餉事，傳諭吏房，將應差屬員，開列職名聽點。杜龍文銜恨柴白珩，便指使列天象把柴白珩的職名開上去。知府即便點差了，給批發餉，刻期交解。白珩不敢推辭，只得奉命前往。

看官聽說，若柴白珩此去，把軍餉如期解到，沒甚差誤，雖是苦差，也還不見得便害了他。那知偏又撞出事來。有分教：兩錯認方才召怨，三合湊又復生災；一冤家方才放寬，兩對頭人又復肆毒。正不知撞出甚事，且看下卷分解。